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未來戰術

(五)

萊金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術戰的來未

(五)

著等金萊
譯聲丹楊

著名界世譯漢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未來戰爭的術
五冊

What Wou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 D五二二五

嚴

原著者

E. Réguin and Others

譯述者

楊丹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養吾)

第八章 一國的金融勢力在作戰上的重要性——從國外獲得信用

的可能

瑞典赫斯希教授

一

這一主題在研究時所遭遇第一個難題，是究竟應該怎樣解釋「金融的」這一詞句。

如果說金融的資源中祇包含金錢，付款或信用的工具，這一意義實不能深入所要討論的主題，而且以下的討論，將表現出來這一意義離主題的中心有多遠。第二、金融的資源也可以認為是關於公共金融的，即一國政府能够使牠的國民獻出一切可以實際應用為作戰之需的資源底力量。無疑地這是一個首要的真實問題；但是牠是按照各國的情形而互異的。第三、金融的勢力可以認為是一般地等於經濟的資源；如果應用這一意義，這問題將使我們得到戰爭經濟之諸原則底

概括的景象。我覺得按照這第三個意義最爲合用，而因在下面討論中能够利用我自己以前投入司芬斯卡商業銀行月報「指示」(Svenska Handelbanken Monthly—"Index")中的關於戰爭和經濟生活的一篇論文。

在十九世紀的末葉，有位俄國著作家布洛赫(Johann Bloch)曾提出一種理論以爲戰爭多少是一件經濟上不可能的事件。這一觀念在那時曾引起各方面的討論，而且據說沙皇尼古拉斯第二(Czar Nicholas II)之發起海牙和平會議(Peace Conference at the Hague)正是受了牠的影響。英國安吉爾爵士在大戰前夜所作的名著，浩大的幻象(The Great Illusion)，內中也多少含有這一種觀念。這本書中自任的主要的任務，是設法證明在我們的時代，在一次戰爭中即使是最後勝利者它所失去的也將比牠所能得到的更多；而在許多方面大戰的結果的確會證明他的假定不錯。但是他仍不能離開那以爲現代戰爭爲了經濟的理由將證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件的理想——無論如何至少他的一切理由底一部分的性質是應該引他得到這種結論的。

然而關於這一點，大戰卻證明這兩位作家——以及那些與他們抱同樣見解的人——都是

錯誤到底。當戰爭爆發的時候，許多人似乎都深信世界的經濟資源底局限，將斷然地阻礙戰爭，使不致延長，如果戰爭真像人們因為看見現代技術資源而預期的那樣耗費。甚至認牠將延長至六個月的人都很少。可是結果既然一方面關於戰爭費用的估計，不但未被證明為誇大，而且反超過無數倍，而別方面戰爭的延長則出於任何夢想之外，顯然地人們關於那些可以作為戰爭之用的資源底估計，一定有徹底的誤解。這一錯誤所給的教訓，是應該牢牢記住在心的，而我目前的目的，正是企圖來解釋這一錯誤怎樣會發生的。

二

第一個主要點是世界的全部資源，足以供給比以前所想像的更長的戰爭。關於這方面的誤解，是因為未能抓住過去數代之經濟發展底兩個根本特質所致。

第一、沒有充分地注意那極大的和差不多不斷的商品供給上或財富上的增加，這一增加一百五十年以來一直曾在進行着，特別地是在密接大戰以前五十年。這樣，祇要經濟生活能在戰期中保持牠的生產力，則僅需把生活程度限定不變，而把一切直到那時均在每年不斷地被應用着。

爲推高這一生活程度的事物阻止住，則無邊的資源，即都可被取得爲作戰之需。

第二、一般太傾向於忽視那可以降低生活程度，而並不使有關各國的人民忍受十分嚴重的困難之可能。生活程度之提升已經進展了那樣久遠以致可以施行極大的削減，解放新資源爲作戰之用。看起來似乎即在那四足年的大戰之後，世界的資源尙未被消滅至那樣的程度以致將危及純粹地生理上生存的可能。不錯關於中歐國家的情形，對於一大部分人口，所有的給養實比那爲了支持常態的生理的人類生命而需要的最低限度，還要少許多。但是，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些國家是被人爲的勢力斷絕供給，所以牠們國內的情形不足以證明世界的資源發生一般的缺乏。關於這方面瑞典便是一個好例證，因爲這一國家也經歷過很重大的給養底間斷。在一九一七年間，瑞典全部穀物的供給差不多連牠戰前常態所有額的一半都不到，然而營養不充分的徵兆卻特別地微弱。不錯，一九一八年秋季間西班牙式流行性感冒（參看第七章）的猖獗，曾被提出作爲營養不足的證據，這一見解是很容易了解的。可是，事實上這種流行性感冒造成的死亡率，在鄉村間比在城市中相對地較大，卻正好與這一假定相矛盾，因爲如果說在戰時瑞典鄉村區域中，

曾有營養不足的情形，則我們是可以斷然加以否認的。無論在那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說，瑞典在戰時受到那樣嚴重的食糧給養缺乏，其影響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注意的顯明的生理上的損害。這樣，四年的大戰並不曾耗盡整個交戰着的世界底經濟資源，這一事實，正和牠的出人意外一樣，是無可辯難的。我說這句話的時候，當然我仍未曾計入有些國家因被迫斷絕給養而受到的影響。

第二個主要點是轉變一切資源，成為各種戰爭必需品的可能，換一句話說，即立即解放資本和把生產工具轉入新路線的可能。因為對於這一點的誤解，也引起了那關於戰爭底經濟阻力之誇大。

資本的解放 (the freeing of capital)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雖然也許牠也是最難釋明的一個。在我的大戰的經濟面目 (Världskrigets Ekonomi) 一書中（一九一五年出版），我曾企圖把瑞典的國家財富，可以應用為可能的作戰之需的一部分，作一大概的估計。我所得的最高數字是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十六，這是非常之高的，比較三年中從國家資本可得到的進款還要多。也許這樣高的數字，不見得在各處都可以得到。可是，如祇就瑞典而論，把國內所有的木材斬為

燃料之用，即是一個特著的例證。在各交戰國或者最重要的因素是固定資本之貶價（the de-preciation of fixed capital）。除此以外，牠們曾另備新建設物和設備品專為供應戰爭的需要之用。這一事實也是解放資本為戰爭用途之可能底例證之一。

然而，上述兩位作家的主要的錯誤，還是在他們的否認應用現有生產工具為新用途之可能。這樣他們特別注重到那國際信用在各國間所造成的不可少的連繫，而以為這些連繫之突然破裂，必定引起遍佈全世界的嚴重的危機。也許安吉爾爵士心中記住了那摩洛哥（Morocco）

Crises）危機於大戰爆發十年前，在各處股票證券交易所上所造成的劇烈的擾亂。事實是，關於這一點的錯誤，比任何其他還要絕對，而且這一錯誤，在現在也是容易解釋的。因為信用本身在一瞬間所提供的是償付的工具（means of payment），而償付的工具，是在任何國家最容易產出任何額量的事物之一。現在回溯起來，任何人都能看見戰爭的經濟上的困難，並不因為不能得到充分的貨幣，而相反地，卻因為難得把貨幣底製造置入合理的局限之內。除了這個最簡單的支持信用的制度，即印刷機之外，一切國家均可以倚賴延期付款的辦法；祇要牠們自己的債權人，屬於一

種敵國，這一事實也救濟了國際信用停止所造成的困難。因此我們可以說，即在戰事爆發數日之後，那些證券交易所將仍可以很滿意地活動着，假使牠們仍被准許活動的話。在大戰的過程中，所發現的困難，其實正好與安吉爾爵士和他人所預料者相反：全世界證券交易所中的投機和資本市場的活動，成爲太過分而不是太緊縮。

以上是關於信用工具的。信用之停止底實際結果，爲從前此各債權國家而來的貨品供應，或其他交納品底減少；信用造成那些無需立即付款的有價品的轉移。在各交戰團體斷絕國交後所發生的真實的困難，祇在那些直到此時都是從現在已變爲敵人的各國運來的貨品底供給問題。而這與那些貨品究竟是否根據信用提供的卻很不生關係。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觸目的適應能力纔顯呈出來，即把現有的事業轉變和改組，以便在國內生產那些從前祇能從國外輸入的貨品的可能，這一可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自然，這樣的幹着，必定要作很大的經濟的犧牲，因爲輸入品永遠祇能在原產地最有利地生產出來。但這與改組上的困難是無關的，而這種改組上的困難之容易地被超越，實堪令人驚異。一切交戰國——連那開始時曾守中立的美國——莫不一致報

告怎樣地一切工廠和機器都能够生產與牠們原來所製造的完全不同的品物，而且工作上有令人不信的準確性。這一事實證明一國內『資本和勞動的活動力』那些古典派經濟家——特別是李嘉圖（Ricardo）——用來作為他們的方式底根本前提之一的，在戰爭的壓力之下，可以實際地實現到非常的程度。

相類地，生產可以被改組起來應付軍事材料的新需要，如制服等，那是戰爭所直接造成的。差不多祇要一瞬間的通知，戰爭工業便生長和擴大起來，這實是戰爭的奇蹟之一。

這一事實而且解答了那關於國家輸出口的疑慮，這一疑慮是對於那些以前專輸往現在已變成敵國的地方的出口工業的，牠已被證明是毫無根據。一般地這些工業均被完全應用來供給國家，那些現在比以前需要的數量超過許多的貨品。在少數上述的應用法未實現的工業內，滿足這一部分受影響的人口底需要，並沒有很大的困難，首先供給他們以償付的工具，使其和這社會中其餘階級的工作和服務相當，這即是使他們依賴其餘人口而生存。事實是，那大陸制度（continental system）已經表明即對於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出口貨之被限制所造成的困難，比

較地怎樣細不足道。在大戰時這種性質的困難，已證明是比較更不嚴重的。

對於未來的戰爭，如果牠和一九一四年的類型相同，我們實無理由可以希望有些什麼經濟的阻力會發生出來，使戰爭不可能，或甚至於極短。根據以前的分析，我不得不作如是結論。即使戰事更加強烈，如果其軍事典型與過去大戰相同，經濟勢力也不能阻止其發生。在這一方面和平主義者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可是如果我們設想到戰爭的新性質，那正是現在所舉行的檢討的主題，將來的展望便大不相同。這一新典型的戰爭底主要的特徵是由於從空中施行的毒氣彈和其他破壞工具底攻擊，遍布各處的一切民事生活的破壞，把這種戰爭的經濟的一面建立起來，自然是極端重要的，但是就我的眼光所能看到的這在目前階段內尚不能辦到。這裏面首要的原因，是因為事實上這種戰爭底純粹地軍事的性質，尚完全不明瞭，關於這一點各方面的意見，尚大不相同。假使我們假定戰爭把地面上大部分生物均毀壞，而不會屠殺人民的生命，那麼這般被剋服的人民必然將不免於迅速地餓斃；因為這些人民之可以不被屠滅，據許多軍事專家的意見，祇有躲避在地下避難窟中，而

現代這樣衆多的人民，想在窟內維持長時期的生活，當然做不到的。如果人口也和生存的工具成正比例地大部分被毀滅，則將發生一個新鮮的問題。大概其最可能的結果，或者真是回復到『遷徙時代』（period of migrations）的情形，正和文學家韋爾斯（Mr. H. G. Wells）於世界大戰前在他的小說空中的戰爭（The War in the Air）內所描寫的一樣。但是，現在似乎至少有許多專家，都傾向於相信在這種典型的戰爭中，將可以很迅速地在軍事上決定勝負，因為那空軍勢力較劣的國家，在牠的軍事中心被毀之後，必被迫不得不投降。如果是這樣則將不會呈現什麼新的經濟的問題，因為時間是這樣地短，工業的和經濟的生活，將尙受不到嚴重的影響。

最後，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決定新式的破壞戰具，是否能真實地解決未來戰爭的勝負。因此，從各方面看起來，我實在沒有從這一觀點的討論上得到結論的可能。所以我的討論主要地必須根據我們所已經知道的典型的戰爭，而不是根據那完全按照新方法的戰爭。

經濟資源所擔任的是次要性質的任務。牠們是屬於政治目標之下的。牠們之可以改應戰爭的需要，顯着了這一次要的性質。經濟的活動，其含意祇是把資源配置起來為一建立在經濟的生

活之外的目的。資源的不充足，無疑地可以引致這一目的底被迫的拋棄，而且如果事件延長過久，這種情形或久或暫必會發生。但是一個單獨的目的，無論如何浩大，普通每祇要求所有可有的資源之一部分。所以一般地總可以漸漸把那些應用於其他各目的的各部分資源減少，而專注全力於那特別選定的目的——在這裏是戰爭——比在初看時所認定能够達到的局限超過許多。經濟的歷史曾供給許多例證，即在資源極端缺乏的時代與人民中，仍能解放經濟勢力而為極大的事業經營。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即是差不多瀕於餓死的農村人民所造成的。又如中世紀的禮拜寺和教皇對人民之進款的掠取，而不問羣衆底顯然的貧困。專制時代各國帝王學着法蘭西的榜樣，一個跟着一個，甚至連那些日耳曼小邦都建築起華麗的宮殿，也是相同的事件。現代的資源與人口比較起來既然這樣的浩大，那些佔有政治權力的人們反而不能找到充分的資源為完成他們認為是很重要的某一單獨的事業之用，這是很不會有的事情。不但在目前，直到很遠的將來他們都必能應用一切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的實際的結論是：戰爭之實地爆發，決不會因為經濟的生活底勢力自動地成為阻止戰爭

的障礙物。

三

然而，現在還有一個完全新的問題發生。如果不提經濟的勢力底自然的阻力，我們假定有意地把一切經濟資源置於那些爲和平工作着的人們手中，這樣是否能夠阻止戰爭的發生呢？這也是需要審慎的研究的。

第一件在這裏討論的是「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其形式爲斷絕一個和平破壞者的一切供給。這實在是原來作爲國際聯盟維持和平的工具之一的。關於這種策略，可以想像許多不同的形式，在這裏我祇將察看兩個主要的觀點。首先，國際聯盟的地位究竟能否達到這樣一個決議，是很可疑的，因爲如果這個和平破壞者是國聯會員之一，因此也許可以得到有些其他會員的同情。但是在原則上應該對於經濟的觀點多加著重，這一觀點是：這樣一件經濟封鎖在不同的事件中，將有非常不同的效果，這些效果將各按各國的工業的和經濟的生活底性質而異。比如，在一個像俄羅斯的國家，牠實際上差不多是可以完全自給的，這樣的制裁，將差不多完全無效；

反之如在英國，牠將在數星期內便發生很大的效力，而使被裁判者屈服，假定與一般預料相反，制裁竟可見諸實行。這樣一種和平的工具，在實行時其結果將產生為不平均的效力。我的意思並不是以為牠在一切事件中，均將證明為無用，也不是以為實行這種制裁的威脅，有時不見得不會得到效果。但是牠的效力無疑地是不可靠和不平均的。

另一方法是斷絕對於和平破壞者的信用通融。這一手段，在實際上與前者並無大分別，甚至可以認為是前者的一部分，所以對於前者的批評，也適用於牠。因為信用封鎖不過是商品封鎖之一特殊形式，因為信用必須以商品的形式來提供，否則牠便毫無意義。貨幣的製造，永遠是「本國的工業」(home industry)，沒有國家會因為缺少貨幣，按照牠的字面意義，而不能進行作戰的。成語說，戰爭需要三件事：「金錢、金錢、金錢」，這句話如果照牠的字面解釋恰好與真實絕對相反。同時，一九一四年前常說的「作戰的金融準備」(financial preparedness for war)之所以實際上成為無用也正是因為這一理由。斯本道(Spandau) (註) 和巴黎及聖彼得堡中央銀行的

(註) 普魯士鎮名，德國金庫所在地——譯者。

戰爭庫中所藏的黃金，曾堆積多時未曾動用。特別著重這一事實不是無意識的，因為誤解很不容易掃除。更進一層，似乎這樣一件關於資金的封鎖，實際上也難得辦到，因為這須包括一切國家中供給信用者全體對於這一決議的同意遵守。

目前國際聯盟正在研究一個性質不大相同的建議，這正好是上述問題的反面，即擔保信用通融與被攻的一方。這一建議是由芬蘭提出而由國聯設計的，牠無疑地值得慎重的注意，因為被攻的國家，得到信用的擔保，那顯然是一種力量的來源。假使那國家未被封鎖，這也許是很重要的。可是這一建議制定這樣的擔保，必須經國聯理事會全體一致通過，纔生效力，可以提供信用給那被侵略者。這一規定是否適當很生嚴重的疑問；因為，如我在上節所說的，如果那侵略者是國聯的會員，牠差不多永遠可以拉攏其他會員國，或甚至理事會中理事為牠的友軍，使這種議案提出時不能全體一致通過。因此，祇有在那侵略國並不是國聯會員之一的時候，這種擔保纔可以有希望發生任何效力。這一方法如果用來預防戰爭爆發，其效用將祇限於牠在侵略者的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如果戰爭已經爆發，這種擔保的實際效用或者較大。